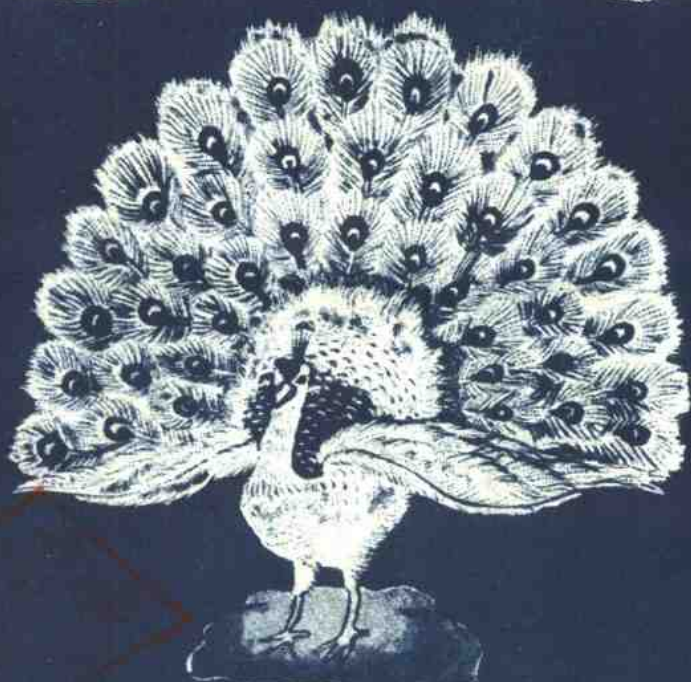


晚清小说期刊
绣像小说

第六十四至七十二册

繡像小說



第六拾肆期

繡像小說第六十四號目錄

世界進化史

惺 菴

第十回 繡像

抹脂粉見賞宗工

撞木鐘勾通廝養

活地獄

南亭亭長

第三十六回 繡像

排單五百里驚地通風

私橐九千金居然了事

學究新談

吳 蒙

第十五回 繡像

加薪水讒言作罷

講經書妙法奉行

市聲

姬 文

第十五回 繡像

興工業富室延賓

掘地皮滑頭結客

第十六回 繡像

賠番菜買地又成空

逃欠戶債臺無可築

汗漫游

英國司威夫脫

第二十七回

物各有靈聰明多誤用

人生同類情欲起爭端

苦學生

第三回

忍辱人將賭解閑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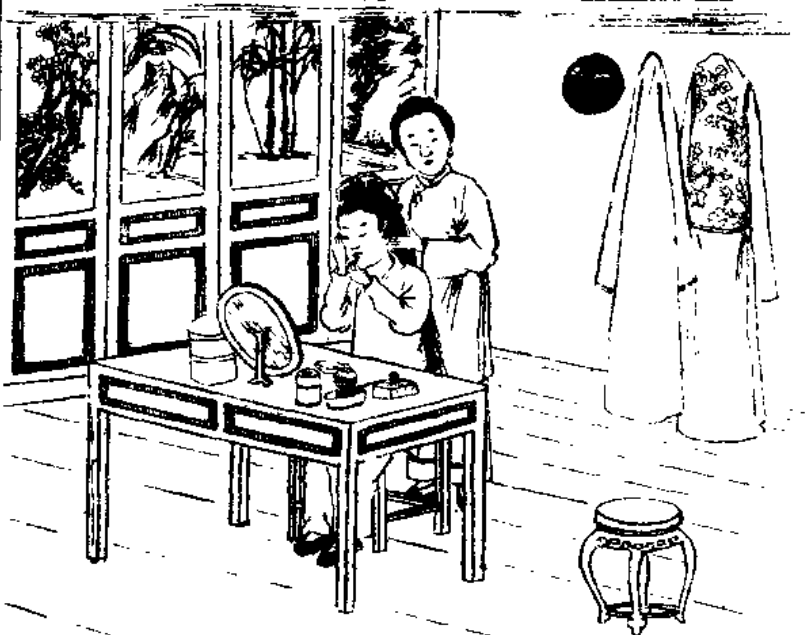
管關吏借端阻游學

第四回

開談判顯判官私

伸義憤得全志願

抹脂粉
見賣家
工



撞木鐘
樓羅
遺卷



世界進化史

第六十四期

惺 菴

第十回

抹脂粉見賞宗工

撞木鐘勾通厮養

却說余鈞甫要見姬又丹。張筱帥叫人去請。一會兒又丹請到花廳。原來鈞甫合又丹是同鄉。舊時會文同社的朋友。只因鈞甫高發。又丹還是箇諸生。蹤跡便疎闊了。及至又丹中舉。鈞甫業已放差。更沒見過面。此時知道又丹拜在楊尙書門下。又合張筱帥做賓東。那有不恭維之理。特特爲爲拜筱帥。順便請他見面。無奈又丹人素方正。因訪得鈞甫在學臺任上。頗有貪墨之名。很看不起他。因此見面後只是淡淡的。鈞甫恭維了幾句。見他神情冷淡。覺着沒趣。只得罷休。當下辭別回轅。恰好考期已近。鈞甫名士風流。最喜搜羅英俊子弟。他却有一種嗜好。取人才是要相面的。面龐長得標緻。雖然文章差點兒。也要取他點名。時早已在卷子上面做下記號。此番第二次考廣州。外間早已知道這箇信息。有些揣摩風氣的人。早已豫備。就中單說一箇出色童生。姓麥名仁。表字子華。從小長得粉妝玉琢。而且眉眼之間。還帶着一股秀媚之氣。同學裏面都稱他爲麥美人。但是相貌雖佳。文章却不甚會做。好在同學的人都合他談得來。自有

麥美人的卷子不問他。窗課會課書院課縣府試。都有人肯替他代槍。麥仁名字遇着考。總不出前五十名。自己甚是得意。前番院試文章還覺出色。却怪沒先知道學院大人的毛病。是要取潘安之貌的。自己是日亂頭粗服。冒冒失失進場。果然未蒙學院大人取中。今番聽人傳說這箇信息。應該留意修飾。他果然自己考較起來。等到場期將近兩日。子華引鏡自照。忽然歎道。不好。我連日奔波。鬧得臉皮漆黑。那裏還能取得上呢。因此十分着急。就合他一位極知己的朋友梁伯僑商議。伯僑見他媚態依然。只是皮膚黑些。便安慰他道。不要緊。你稍加妝扮。依然一箇美人。百花魁首。還怕不是你麼。子華道。休得取笑。正經話。我憔悴到這般田地。學院大人決不賞識。伯僑見他愁容可掬。樂得把他開心道。放心罷。我有揚州戴春林的露油。杭州孔鳳春的香粉。其餘上好茂生肥皂。騰脂水。都是上海蘇州辦來的。像我這般濃眉大鼻。闊口多鬚。那裏還配得着。我一齊送給你。你明天去叫一箇好薙髮匠。叫他合你薙光了頭。再叫箇梳頭老媽來。把辮子打得光光的。臉兒再勻上些脂粉。打扮起來。包你賽過王嬙。子華聽完。不覺手舞足蹈。信以爲真。就拉着伯僑。一定要他的花粉露油。伯僑是說頑話的。那裏有這些東西。但是話既說出口。只得允道。我兩日內定然替你送到。子華方纔欣然而去。回

寓之後。果然叫了箇薙髮匠。薙得極光的頭。辮子倒容易打。只那一圈兒搭髮。急切梳他不齊。弄了半天。總算攏好。子華照照鏡。猶覺不安。只得花那一塊洋錢。叫了箇梳頭老媽來。果然他的傢伙全備。大木梳。小木梳。押髮簪。鑲花水。通都有的。最妙是一箇中號鏡子。一箇小號鏡子。把了那面小鏡子。對着那中鏡子。合攏一照。全頭畢現。子華聽他擺佈。梳了兩箇鐘頭。這頭纔梳好。子華照見自己的頭髮漆黑有光。蒼蠅歇上去。都要跌折了腿。不禁狂喜道。你有這副本事。我出兩塊錢都願意。那梳頭老媽。知道利有可圖。便道。少爺愛怎麼打扮。我都在行的。子華大喜。但是伯僑說的那些東西。却無一件送來。也是子華福至心靈。便叫梳頭老媽替他代辦。又付他三塊洋錢。梳頭老媽歡喜而去。次日果然一一辦到。子華性急。就要取脂粉來搽。梳頭老媽笑道。要搽粉。必須先打一盆臉水。把臉兒淨了。這纔可以搽得。子華聽命。果然叫人把臉水打來。擄起一雙衣袖。把茂生胰子。擦了又擦。擦光了。又換一盆水。梳頭老媽替他調勻了脂粉。叫他用手輕輕拍上。子華對鏡拍了一陣。放下手看時。自己已不覺大笑。梳頭老媽也笑了。原來他臉上白一塊。紅一塊。比戲臺上打的花臉。還難看。子華道。似此如之奈何。梳頭老媽道。少爺你不會拍。我來拍給你看看。梳頭老媽便把那盆水對着子華洗過臉。把脂粉

調勻。子華看他原來起先只把兩箇手掌輕輕的在臉上泥了一會。這纔輕輕的拍了幾下。子華心摹神追。拍過三次。方纔拍勻。對鏡細看。不濃不淡。襯着皮膚本來細膩。果不媿美人之號了。此後逐日操演。到得進場那一天。人家都已睡覺。他却不敢怠慢。叫了箇雍髮匠。雍頭。又叫梳頭老媽來梳辮子。調脂拍粉。另換了一身新製的時下衣衫。欣然提着考籃入場接卷。余學臺親自點名。點到麥仁。子華清清脆脆的應了一聲。有故意走近案傍。去接這本卷子。學臺把他看了箇飽。早已做下暗號了。子華接卷歸號。只因一夜沒睡。不禁倦極。伏在案上打盹。隔號來了一位同學陸伯言。見子華只顧打盹。輕輕的在他背上拍了一下。子華驚醒。見是陸伯言。便道。吵什麼。人家正在這裏打腹稿哩。被你驚斷了文思。回來不得完卷。要在你身上還我兩篇文章一首詩的。伯言道。要臉的話。你要我做槍手。我們本是老主顧。美人分上。該當一千。如今打箇對折。算五百便了。子華道。這話當真麼。伯言道。誰合你說頑話。子華大喜。二人約定。子華把契紙寫好。一邊交文。一邊交契。題目下來。尚不算難。伯言先打發了子華。然後自己動手。子華照本抄謄。不曾寫錯一箇字。他書法本來學的黃自元。鐵畫銀鈎。十分奪目。卷子交上去。學臺的幕友。早經學臺關照。這鱗字七號的卷子。是要薦的。把他提了出來。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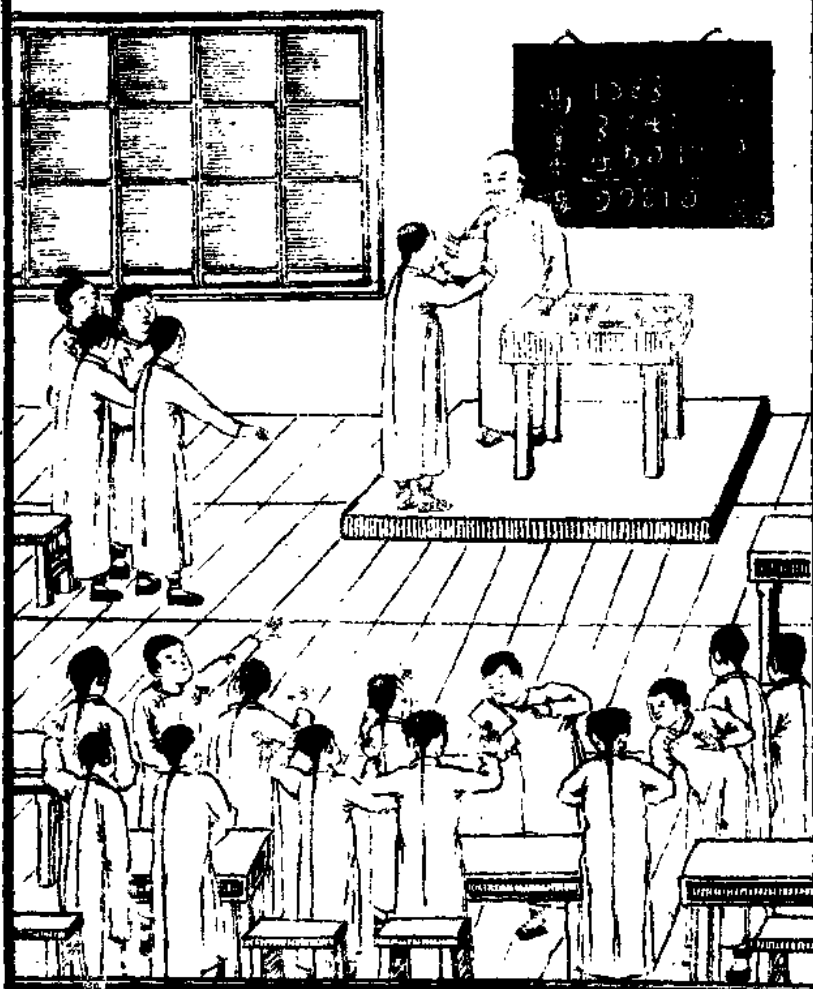
眼看待。果然兩藝一詩。平平穩穩。書法却通場少有。不免薦在第二名。批語不必說是好。再加上一句叫做書法冠場。余鈞甫見了大喜。照薦卷名次取了第二名。提覆這天子華照舊打扮的如花似玉進場。鈞甫親自出堂。仔細辨認。見鱗字七號那人。不但貌美。而且身上有一股香氣襲人。弄得他目眙心蕩。忖道。這樣如意的門生。提了燈籠。也沒處找去。偏偏給我碰着了。隨他文章狗臭屁。也要取他的。不言鈞甫奇賞子華。再說子華見學院大人兩箇眼光直注在自己身上。弄得局促不安。忖道不好。學院直望着我。叫我怎樣倩人代槍呢。呆了半天。只得強打精神。自己動手。題目是惟目亦然。至於子都。中間兩大比。限二百字。子華構思半天。纔只寫上了五六十字。大家紛紛交卷。眼見是不興的了。學臺吩咐下來。叫鱗字七號。儘管從容完卷。子華聽了大喜。他雖說不通。究竟也曾讀過十年書。文章原完過篇的。當下竭盡胸中所有。把來一一寫上。好容易做完。自己看了一遍。文章是好的。就只能分出句子。胡亂抄上。隨意在旁邊點了幾箇小點子。足算分句的了。卷子交上。學臺很問他家世。談了一會。子華慢提考籃。自出。鈞甫把他文章細看。半天也斷不出句子來。就在他小點兒上胡亂單圈了兩句。降下二十名。取了二十三名入泮。鈞甫又檢別卷拆出彌封。果然有箇姓金的。是小姓鈞

甫大喜。一算自己押的闍姓。就要在這姓金的身上着十多萬銀子。合太太對半分。自己也要分到五六萬。這回開考。財色都全。十分得意。榜發後。趕緊差人到外面去打聽闍姓消息。原來經手人是一箇刁猾不堪的。見這次的榜。果然金姓中了。知道已得頭標。預備領了彩逃走。偏偏被學臺差來的人看守住了。他那裏肯把這銀子獻出呢。說之至再。言明分給他十成之三。這纔應允彩銀獻出。那人扣去三成。學臺只得了八萬多金。合太太平分。一人只四萬三千銀子。鈞甫很不滿意。考到別屬。又弄了一筆。統共湊起來。也不上十萬金。只得在考遺才上面設法湊數。原來廣東院試的人多。號筒子都不夠他們坐。有些文才好的。因是小姓。不能入泮。只得捐監下場。那遺才更是難考。想盡千方百計。找槍手。走門路。幾百銀子。都肯出的。至於尋常大例。是每名二百金。學臺可以明要。作爲津貼幕府之用。鈞甫幕友不多。走了幾位。只贖得六箇人。鈞甫辦法不同。他每人預先送二百銀子。說明賺多賺少。不與他們相干。幕友都是寒士。自然樂得趁現的。不來合他計較。鈞甫却瞞了太太。託帳房在外面設法招攬。後來又被太太許氏打聽了箇底細。忖道。他放這任學臺。都是我的力量。要沒有我乾爹照應。他那裏會放差。他此番倒瞞了我招攬他的買賣。就把我丟在腦後了。這樣負心的人。過河

拔橋還了得。我倒要合他去算帳。言下也不穿裙。也不戴花。就望簽押房走。旁邊閃過一位貼心伶俐小廝。叫做王喜。稟道。太太休得這般合老爺爭論。老爺會做買賣。我們也會攬主顧的。只消拿出一千銀子。包在王喜身上。好做一萬銀子的生意。許氏太太罵道。混帳東西。那有人家求功名。要我們出銀子的。王喜涎着臉道。原來這裏頭的規矩。太太還不知道。大凡考選才的。說這注買賣。要我們預先把銀子存在他那裏。他姓姓名開給我。等取了出來。加倍奉送。我們存在他那裏的銀子。原要還我們的。太太道。這話果然麼。王喜道。誰敢騙太太。要王喜的話是假。就罰他爛舌根。太太回嗔作喜道。既如此。靠在你身上做去。要誤了事。我叫南海縣打斷你的腿。王喜連稱不敢。又道。買賣是王喜去做。只是他們開來的名姓。要不能取出。那是連這一千銀子。都收不回來的。那時太太不要怪王喜誤事。打斷王喜的腿。太太笑道。我叫老爺取。他敢不取麼。你休得過慮。王喜就要銀子。太太罵道。胡塗東西。你先去合人家說點兒眉目回來。再拿銀子不遲。王喜道。呀。後天就是考期了。捏着現銀子還好做事。太太不肯。王喜只得問太太討箇十塊錢的小費。出去半日。回道。有二十名遺才。一人答應五百兩。押銀定。要二千銀子。再少不能。太太聽他一面之詞。財迷了心。立刻拿出二千銀子給他做去。

王喜倒有主意。給了那中間人一千。自己留下一千。預備事情鬧壞。拿這一千銀子逃走的。當下把二十人姓名開來。太太拿着這張單子。去見老爺道。你背着我弄的錢。也不少。我也應該分潤些。這單子你照樣取出便罷。不然。我合你決不干休。鈞甫見太太怒氣勃勃。那裏還敢去辨。只得接單在手。唯唯答應。太太纔歡喜進去。鈞甫見自己做的五十箇人。都有着落。就只太太做的二十箇人。沒一箇到。心裏詫異。知道這事有點兒蹊蹺。靜場後。趕到上房道。太太。你做的二十箇人。一箇都沒來應考。叫我怎樣取呢。太太大怒道。我知道你變了心。從前想放差的時候。怎麼求我來。如今喫了飽飯。忘記了我了。不管這二十箇人。來應考沒來。我只着在你身上要一萬二千銀子。鈞甫大懼道。我實在沒說慌。不信我去拿點名冊給你看。太太道。我知道你怎麼做鬼。點名冊是靠不住的。鈞甫有口難分。肚裏細算自己做的五十箇人。也只不過二萬銀子。被他一竹槓。敲去一大半。這啞虧喫了。沒得話說。只得答道。銀子是我賠。只這宗買賣。誰合太太拉線的。太太道。你問他則甚。鈞甫道。我要查究。太太不肯說。鈞甫道。你不說。我便不給你銀子。太太沒法。只得說是王喜。鈞甫一疊連聲叫王喜。通衙門裏找徧。那有他的影兒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行奉法書議
妙經



新加坡水鏡作龍



活地獄卷之八

南亭亭長著

願雨樓加評

第三十六回

排單五百里驀地通風

私聚九千金居然了事

却說范亦莊鈕必達二人正在哭得發昏。大家問起緣由。無不把黃大老爺唾罵。又輪留著勸他二人一番。更有同他二人平日相好的。留他家住了一夜。二人一夜不會合眼。到得次日清晨。二人咬牙切齒的大罵昏官。我上去的時候。還是花團錦簇的人家。如今賸了一箇孤家寡人。但是不論怎樣咒罵。也當不了事。還是鈕必達有主意。發了一會恨。倒想出這上控的一條路來。告懇了范亦莊。范亦莊也自然照辦。只得向大眾借貸些盤費。大家本來可憐他。又因爲是平日人緣好。倒有許多人解囊相助。湊了幾十兩銀子。兩人向大眾道謝過。又自己發狠道。我們已是如此了。只辦箇到死方休罷。說罷。就辭別了衆人。一直進省。到得省裏。寫好狀子。剛剛遇着臬臺上院。便攔輿喊了冤。臬臺接了呈子。老大喫驚。暗道黃令是撫臺的紅人。雖然狀子上是如此說法。其中情形。也還要訪查。但是必要先在撫臺那裏回一句。看撫臺的意思如何。方有把握。

當時就吩咐鈕范二人回下處候批。臬臺到了院上。先回了別樣公事。方纔提起這事。撫臺心上很爲躊躇。既不便因黃大老爺難爲了百姓。亦斷不能因爲百姓難爲了黃大老爺。倒弄得搖頭不語。又以這事關係重大。斷然鈕范兩箇沒有這樣大膽。敢來稟告。又曉得不會就這樣消弭。臬臺看見撫臺只是沉吟。便道。這事本司想委箇人去訪查一下。再行批示辦理。撫臺道。不必。我自招呼人去。喚他上來便了。當時臬臺無話。送客後。撫臺便發一箇五百里排單給黃大老爺。叫他連夜來省。黃大老爺正在那裏不得主意。報又不好。不報又不好。就這箇擋裏。忽然接了省裏公事。老大喫驚。又因爲鈕范上控的話。是本有風聞。曉得必是這事發作。那付手忙腳亂的情形。却也可笑得很。趕緊請了老夫子商議辦法。老夫子只是搖頭。黃大老爺也急了。急到後來。倒急出一箇主意來。把桌子一拍道。什麼大不得了。不過二十九條人命罷咧。我拚着一年泰安縣交結他。沒有不了的事。難道還不夠麼。打定了主意。就照呼傳了夫役。輕騎減從。連夜往省城進發。不到兩天。已到了省城。雖然有些知交的地方可以住。却不去驚動他。揀了一箇小小客店。住了下來。又招呼店家外邊不許說起。到得晚飯過後。便到巡捕房裏。說要稟見的話。巡捕平日是得過好處。又曉得是撫臺的紅人。自然是替他通報。